



從這個窗口望出去，我們希望讓讀者們看到人家出些什麼書？怎麼看待一本書；望回來，我們希望給我們的出版界、翻譯界提供一份值得翻譯、出版的書單。

西洋新書評介

黃文範譯

古拉格群島第三部

(*The Gulag Archipelago 1918-1956. An Experiment in*

Literary Investigation. Volume III.)

作者：索忍尼辛 (Aleksandr I. Solzhenitsyn)

翻譯：韋勒茲 (Harry Willets)

出版：紐約哈潑羅出版公司 (New York: Harper & Row)

頁數：五五八頁

售價：十六、九五美元

評介：克拉姆 (Hilton Kramer)，紐約時報畫詩家，著有「前衛時代」(The Age of the Avant Garde)。

「我們已經知道了蘇俄的整肅，」艾德蒙威爾遜在一九七一年便寫過：「不過我們却一直真正沒有本領想像出那些整肅來。」而遠遠超過同時代人士的這位作家，却決定地改變了這種情況，向全世界提供了蘇俄在共黨頭頭下受苦受難受毀滅史詩的報導，以最具體、最動人、最優秀的人類辭語寫了出來——他就是索忍尼辛。別人對蘇俄暴政的親身經驗，以及與他們親近人士的苦痛歷程，曾經寫得很精彩、很勇敢；可是索忍尼辛特別重要的是：他使人們可能想像出蘇俄政權的犯罪性恐怖，既能想像出它們歷史的淵源廣大，也能想像出它們恐怖的細微末節，實際上，在二十世紀的大作家中，他一個人發現了一種結構，在「古拉格羣島」中，可以包含了我們時代可怕的道德



史。

最先，在他的許多長篇小說中，以比較傳統的名詞術語寫出，然後在「古拉格羣島」一書中，更具有創意與力量——他突出的「文學調查實驗」，英譯本的第三部，也是最後一部，目前已經出版了——這也是索忍尼辛，使蘇俄大屠殺龐大而無法辨認的統計數字，恢復了人類的面容，成為可以辨認得出的人類肉體與精神。如果我們在看過「古拉格羣島」以後，依然沒法子想像出來蘇俄恐怖與死亡的統治，對它億萬犧牲的人民，和對自由自由過一種不安定舒適生活的我們，有甚麼意義的話，那只是因為我們不願意去想像——因為我們不能使自己面對這個世紀中最壞的政治，以及我們人類屠殺的道德。

索忍尼辛是蘇俄境內，成百萬成百萬人民間，為政治環境所壓迫，而面對最糟日常生活人士之一，他一生中在蘇俄監獄、集中營、與放逐中，一共達十一年，目前他住在佛蒙特州，非出於自願地竟永永遠遠從故國放逐出來。一九四五年時，他年方二十六歲，在「紅軍」中身任受有勳獎的砲兵軍官，由於在寫給一位朋友的信中，對史達林有不敢恭維的話，因此，

身為「勞改犯」——在蘇俄集中營體系廣大「羣島」中的一名犯人——使索忍尼辛堅定了本身的文學才能。在這新的一部中，他告訴我們：「監獄釋放了我內在的寫作能力。」甚至在他釋放後——在索忍尼辛來說，是幸運的人——道德的火焰首先點燃了他的文學努力，對定罪了的生存賦與意義，在他所寫的每一個字兒中，繼續不斷大聲疾呼。

在最厲害與無法忍受的情況下，索忍尼辛使自己成為蘇俄恐怖歷程中偉大的回憶人——造成回憶的本身既是文學的媒介，也是求生存的一種工具。也因為對過去事情這種極其特別的記憶，出自他本身的回憶和很多別人的回憶與證詞，寫成了「古拉格羣島」這部文學傑構。它混合了歷史、軼事遺聞、分析和辯論，再加上許多已經死亡人們的憔悴照片，作者熾烈的點通靈犀，筆鋒銳利的諷刺，以及道德上的憤激，使得這一切一切更為滔滔不絕。索忍尼辛的「古拉格」是一種書，我們對本身生活在這個世界的認知，已經被它所永永久久改變了。沒有一個人在看過它許多血跡斑斑的頁數後，還能夷然如故——還能以相同的滿足和舒服，去看報紙，聽政治演講，或者望着自己

生活中的政治、人文環境。它是這麼一本書，在讀者的靈魂上，留下了一條永久的傷痕。

看過本書前兩部的讀者，對無窮無盡的逮捕、「訊問」、囚禁、墮落、死亡這些毛骨悚然的詳細情形，不斷地增加增加，業已知道看本書需要一個堅強的胃——也還需要些別的東西：這年頭兒裏沒有幾個作家要求於讀者的道德承諾——才能對蘇俄政府向它的人民進行戰爭，所施用嚴厲手段的報導看得下去。在「古拉格羣島第三部」中，這種情況同樣真實，但唯有在這一部裏——這一部相當可以獨立於那兩部外閱讀——焦點轉移了，在以前兩部各頁中，讀者嘖嘖咕咕的一個問題：爲甚麼沒有抵抗？沒有起義？這部書中，索忍尼辛面對着這個問題，同時還調查了倖存人士的命運。他在這麼調查中，栩栩如生地描繪出貪污、欺詐、壓迫的景象，這種無所不在的疾病，甚至在黑魯雪夫的「解凍」時期中都有。也是在那段時期中，索氏「集中營一日」這部小說由官方發行，使蘇俄的勞改營第一次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。

索忍尼辛對「爲甚麼沒有抵抗？沒有起義？」這

個問題，作了萬鈞霹靂的回答：有！抵抗雖然沒有希望，依然有反抗，有抵制，有逃脫，儘管到頭來所有這些行動都注定了要失敗。「這種奮鬥的秘密，由蘇俄政權亟亟保密，甚至遠遠超出了它對數百萬受害人民拷打與消滅的保密程度以上。」索忍尼辛在這一部特地寫了一篇序言，這一部書的大部份，都是致力於這種奮鬥的記載。

其中重要的一章（譯按：爲第五篇第十二章），標題爲「康格四十天」，這是一段悲慘得幾乎難以忍受的感人事變，一九五四年的五月與六月，犯人起事管理一處特別勞改營達四十天，到末了是集體槍決和生活上語言不能形容的懲罰。索忍尼辛敘述這一次非常的事件，道及蘇俄政府再度維持本身毫不容情的權力前，犯人們恢復了人類文明的方法（有些甚至結了婚），這是他所寫過的最好作品之一。它的詳細情形，以一種乾燥的、小說體的微妙來處理，我們所讀到的絕對不是一大批人，表現出來的是栩栩如生的各個人。這是一個應當直接進入「選集」的故事——如果我們依然還有以當代真實生活作品作文學選集的話。

還有「白貓」的那一章（第五篇第七章）也應當入選，這一年敘述從勞改營中「成功」的逃脫，在野地歷經險阻艱辛，由於犯人不肯殺害無辜的老百姓，以救自己和同逃的犯人，而重又被捕獲。

可是索忍尼辛對抵抗方法的可能，並不存甚麼幻想。「古拉格羣島第三部」中，他定下本身的任務是記載下抗議、絕食、逃脫、叛變發生的歷史，可是他知道沒有輿論的支持，它們的成就會是多麼的小——而輿論却是蘇俄經常從事作此的工作。「我們的後面沒有那個，」他寫道：「我們可以要怎麼抗議、節食就怎麼抗議、節食，而他們却會當面嘲笑我們。」然而抗議還是會繼續下去——依然在繼續下去——因為人類的尊嚴需要它們。

對於最可怕的主題，索忍尼辛從來沒有規避過，他以記史為己任。在「古拉格羣島第三部」中，甚至為二次大戰期中德軍侵蘇時，成千上萬倒戈的蘇軍辯護。在他說來，這就是老百姓對史達林政權的殘酷與謀殺，所採取的一種抗議方式。當然，到末了史達林一旦重行控制了本國領土時，對奮勇與德軍作戰而被俘的蘇軍，和實際上投向德國一方的蘇軍，拒不加

以分別，一律加以殘忍的清算。

在「第三部」的最後幾章中，敘述的景象轉向倖而死裏逃生的人，流放的人，以及他們在自己國家裏註定了要忍受的苦惱，那怕在史達林死後、甚至克里姆林宮公開抨擊史達林的罪行，受他害的人都獲得平反時，欺瞞依然是常事。「可是甚至在那些日子裏呵，甚至在那時——黑魯雪夫和我握手，把我介紹於跟他在一起鼓掌歡迎，自認是文藝界精英的三百位人士時，」索忍尼辛寫道：「我在莫斯科得到『大號標題』時……已經明確宣布，『這些書已經受到黨與政府的支持』時……律師上校宣稱……這本書（「集中營一日」）應該在勞改營內閱讀！——甚至到了那時候，那些默默無聲的、秘密的、無名的力量，依然神不知鬼不覺的在抗拒……這本書給禁止了！……根本沒有合法地運到勞改營裏……假如改由外界以印刷品郵寄，便遭到沒收……」

「不過為甚麼要勞改犯呀，」索忍尼辛又寫道：「那時相同的緘默然而普遍認可的禁止，正也擴及與勞改營相關的天地裏。在北方鐵路的維斯站，一位自由婦女奧塞葉娃寫信給『文學報』，表示她對這個故

事的贊同——她是不是把信付郵了，或者是冒冒失失把信留在桌上，她把意見寫在信上五小時後，當地黨部書記席斯金便指控她政治煽動……立即當場被捕。」

這完全是一個恐怖的故事，在索忍尼辛來說，這個故事造成更為恐怖的，是世界上其他地方自自由、有教育、有知識的人士，依然對俄國大革命、對革命的目的不吝施與虔誠和恭敬，才生出了這許多恐怖。在他來說，就是由於革命本身，才正是他所寫恐怖歷史的來源，他從不讓我們忘記這一點。做為一位作家，寫下俄國革命和它後果的道德史，正正是索忍尼辛竭力想擔當的任務，而在「古拉格羣島」中，他寫成了一部傑作，只要依然還有一個自由社會，革命的剝掠還沒有奏凱時，這部作品就會活下去。

(紐約時報書評78-06-18-01)

毛姆語 (Conversations with Willie)

作者：羅賓毛姆 (Robin Maugham)

出版：西門修斯特出版公司 (Simon & Schuster)

頁數：一八八頁

售價：十美元

評介：柯拉克 (Gerald Clarke)

一九六五年，威廉（威禮）毛姆逝世時，已是全世界最享盛名的作家，他的書銷售量達八千萬本，劇本舉世上演，作品編成好幾部值得回憶的電影，短篇小說中有八十篇被電視採用。在大名鼎鼎的「摩爾人別墅」裏，他雇用了利維拉手藝最高明大廚之一，以銀盤進餐，設宴款待王室。然而他還是個傷心人，甚麼事不對勁？樣樣都不對勁；或者，他的賢阮羅賓毛姆在這本有益的、鬱抑的回憶錄中，會使我們相信如此。

「我的成就對自己來說一無所有，」毛姆死前不久曾說過，是這本書中充滿了很多憤激的吶喊之一：「現在我能想得起的一切一切，那就是自己的錯誤，想得到的除了愚蠢還是愚蠢……真巴不得我從沒寫過半個字兒，寫作替我帶來的甚麼都沒有，只有傷心。」

這位作家最大的懊悔便是本身的婚姻，這對怨偶